



因为一九三八年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一次沉痛打击,台儿庄由此举世闻名。曾经,看过电影《血战台儿庄》后,我就想,那个被敌我双方拉锯争夺的小村庄,恐怕一户人家也没有幸存吧?

十月十二日,微风,黄昏,伴着蒙蒙细雨我走进了台儿庄。

进得台儿庄,我方大梦初醒,敢情这台儿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村那样的村庄,而是一个四面城墙耸立的古城。我更不曾想到的是,这古城竟然就建在古老的大运河旁。因为我曾在运河源头的北京通州居住八年,一直把自己视为通州人的缘故,每次出门经过苏州、杭州、德州、沧州等运河沿线的地方,我都把它们看做是自己的家乡。

台儿庄,形成于汉,发展于元,繁荣于明清。据《峄县志》记载:“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被国朝高宗赐为‘天下第一庄’”,呈现出“商贾辐辏,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二战前,台儿庄是古运河畔唯一一座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文化名城,八大建筑风格融为

人在旅途

认识岭的时候,她在一家报社新闻部任职,因工作关系常通电话,但从未谋面,虽然两个单位距离很近。一个夏天去外地开会,相约在报社门口汇合,我俩才算接上头、对上号。

那天为避免认错人,我说你若看见一个身穿大红T恤头戴大檐棒球帽的,那就是我。她说你若看见一个身背大旅行包头戴近视镜的,那就是我。不消说,俩人在报社门口显得挺各色,一眼就把对方认出了。

岭背的旅行包看来不轻,身子微微前倾着走过来。瓜子脸,小鼻子小眼小嘴,搭配一副大眼镜,微微一笑,秀气中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大气。

问她包里装了什么东西沉甸甸的,回答说除了几本书外都是跑步用的行头。

“跑步?”我好奇。“我身体不好,需要跑步。”

我上下打量她,见她胳膊腿儿挺壮实,不像有病的样子,“你哪儿不好?”

她没说她哪儿不好,只说每天晨跑五千米,出一身透汗,冲一个热澡,烦恼皆无,身体倍儿棒,吃嘛儿嘛儿香,劝我也跑。我说我身体太瘦,属于那种能站着就不跑着、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的养膘的主儿,可不能自己累着自己哟!她笑了:“出差这几天你跟我跑吧!”

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门铃响了,是岭。运动衣,跑步鞋,全副武装,专业水准。

岭步幅均匀,臂摆有力,眼视前方,心无旁骛。跟着她跑了没一会儿,我跟不上去了,越来越慢,大步变小步,最后干脆小碎步走着,岭只好跟着我的步幅,最终跑步沦落为散步。我说跑一会儿不难,难的是一直跑着,跑五千米;一天跑步不难,难的是天天跑步,风雨无阻。她说她必须跑,一定要跑,不跑不行。

我知道岭的不幸:怀孕,妊高症,没完没了地打点滴,全身肿大,面目全非。引产,九百克的儿子离她而去。休养,降血压。月子的两个星期后婆婆走了,三个星期后母亲走了,她们都是她至亲的亲人啊!在意外面前承受着“无功而返”的巨大打击,同时失去了抚慰和照料。没有鸡汤,只有泪水。岭再也不能生育了。她紧拉着我的手说:“宁,你知

心香一瓣

一体,七十二座庙宇汇于一城。城内三公里的古运河被世界旅游专家称为“活着的运河”。

现如今,七十三年过去了,能有幸亲眼目睹古城昔日繁荣景象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少,而更多的人则如我一样,只能从现存的照片资料去认识去感知。夜晚,当我独自一人登上跨河而建的步云桥时,看着台儿庄新城的灯火阑珊,我问我自己:这就是二战前的台儿庄吗?

桥下的一条渡船载着几个游人说笑着经过,他们或许在议论着台儿庄的观感,或许在说着单位的矛盾纠葛,或许是说着痴男怨女的爱情往事以及手机短信上一条有趣的段子。我断定他们没有说七十三年前的那场气壮山河的台儿庄大战。

但我不能不说。台儿庄大战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它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敌热情,也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极大的震慑。这场战争,与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捷,堪称中国抗战史的经典战役。到台儿庄之前,我想象中的这片土地将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在烈士陵园会有无数的坟垒,每天都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到这里凭吊。但我没有看到,我只在古城的一隅,看到几处战争未曾完全毁坏的房屋和几

道我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吗?他是儿科大夫——儿科大夫!你知道他多么喜欢孩子啊!”

这样的创痛,足以纠缠女人的一生。

岭从那时起开始了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晨跑。奔跑中,她是不是把泪水化为了大汗淋漓,是不是把遗憾变成了大口喘息,我不得而知,我想那一定会的。岭说跑步治好了她妊高症的后遗症。

一天,岭要去南方出差。“去南方干吗?”回答说考察办报的经验。“还背着那个大旅行包,带着跑步的行头?”“当然。一天不跑就难受就没法干活。”她受聘担任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大刀阔斧地实施改版计划,果然面貌一新。没有孩子的岭把这份报纸的副刊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一个晚上,我住的小区突然热闹起来,原来是岭的报社在搞“百部老电影进社区”的放映。这是她打造报纸文化品牌的一着妙棋。那天放的是一九八〇年拍摄的喜剧片《甜蜜的事业》。当我看见有五个女儿还一门心思要生儿子的唐二婶,看见有志男青年田五宝甜蜜地追求有志女青年招弟时,我想起了每天清晨大汗淋漓,大口喘息跑步的岭……我一直想问岭一个问题,但是我不忍心开口:“孩子没了,爱还在否?”

岭开了博客,我时常去看,突然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我十分喜欢孩子,二十年前我大学毕业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几科。上帝没有赐给我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却把大量生病的孩子给了我。这也许正是上帝之所以是上帝的伟大之处,他知道我喜欢孩子,他担心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会夺取我对其他孩子的爱,于是,上帝取走了我的大爱,让我拥有大爱、博爱。看着那些生病的孩子,我的心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难受。有的家长说,张医生,你对我们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知道说这话的家长有恭维我、感激我的成分,但我将把他们的话作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任何站到我面前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我爱我妻,我爱不属于我的每一个孩子。

是岭的丈夫。

我眼里溢出泪珠,急忙给岭留言:“什么时候跟你再跑五千米!”

棵百年的老树,上面依稀可见当年日军射出的弹孔。在清真寺外,几名阿訇一一向游人讲解着日军的侵略罪行。我在一棵古树的密密麻麻的弹坑里,用手往里按,试图能触摸到那罪恶的证据。其实,这子弹即使能摸到又能怎样?在台儿庄抗日战争纪念馆,当我发现了那面写满为国殉难的烈士名字纪念馆墙时,我的胸膛里仿佛有一种仇恨要喷出。这是有名有姓的一面墙,可埋在中国人民心中无名无姓的纪念墙又有多少呢?

中国人民无法忘记这场战争,日本人民也无法忘记这场战争!

“在台儿庄为什么不建一座大型的二战遗址公园呢?”我疑惑地问当地领导。

“战争之后,当地的老百姓还要生存,于是,人们又从各地撤回



秋晨

王国红 摄

远处滇西边地的腾冲,山峦起伏,人文历史厚重,一向有着“天然地质博物馆”的美誉。特别是打鹰山周围那九十多座长满绿松、把大地装点得苍苍翠绿的沉睡火山,神奇而美丽。

腾冲朋友告诉我:这是火神垂青的地方。亿万年前,火神风风火火地四处云游,这位于高黎贡山一侧、有着与横断山脉其他地方不同的奇特的古腾越山林,引起了它浓厚的兴趣,要给这片土地再添加一些神奇的艺术品;却伸开那火焰腾腾的大手,抚摸、捏弄,掏空了那一座座大小山岭,做成许多大碗、大盆、大锅、大鼎,

## 腾冲,火神游历过的地方

彭鸽子

去盛烧红的熔浆;然后又沿龙川江下行,想找个地方建筑宫殿,铸下宽达两平方公里的六方形石柱(被当地人称为“柱状节理”),又匆匆去了南京的桂子、浙江的临海、宁波的象山,在那些地方也只是铸下一些四方形石柱,就万里乘风远去了哥伦比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冰岛……

那亿万年间,火神虽然在地球上到处游走,但他的见异思迁,使得它没有构建成一座可以定居的官邸。

它却给腾冲留下了众多奇观,显示了它的威力。从腾冲城往西北走十二公里,一片由火山熔岩喷发后阻塞的水流形成了一片约十六平方公里的堰塞湖;高原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在这里形成了能在湿地上漂移的草甸。

五月间是湿地上最美丽的季节,开满了蓝色的鸢尾花。我站在草甸上随水飘荡,在鸢尾花中穿行,时而融入花海,时而飘到青山下;澄净清亮的水,幽幽的湖风,令人心旷神怡,如同身临仙境。

火神虽然早就走了,它留下的体温却长久温热着腾冲的地下水,而被地质学家们定为中国三大地热区。八百七十多处温泉,上万个泉眼遍布腾冲城乡,因地貌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喷泉、气泉、热水瀑布……人们在这里沐浴,寒冬也不用烧水。

凭海临风

到古城。当然,古城再也不是过去的古城了。”当地领导解释道,“古城所以要重建,就是要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尽可能恢复过去的原貌,同时,加大城里棚户区的改造,让更多的古城人民享受到小康生活。”

说来十分有意思,历史出奇地巧合,台儿庄古城重建的主要提出者、指挥者是曾经在日本留学八年回来的海归市长陈伟。我们到达台儿庄的次日下午,陈伟专门给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报纸副刊的编辑、记者作了一场报告,本来事先定好的时间是一个小时,结果他兴致来了,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半小时还余兴未尽。我观察了一下平日见多识广的老记们,大家并不觉得枯燥以致是讨厌。陈伟不愧是双博士,

谈历史,聊建筑,讲古城的保护与开发,思路清晰,有理有据,让你的疑惑逐渐打消,最后不得不顺着他的路去思考。

夜深时,徜徉在古城的大街上,柔柔的月光泻在文汇酒楼、翠屏学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台湾商行、船形街、千里走单骑迪厅以及大大小小的客棧上,听着巷子深处传来的古琴声,仿佛真的置身于明清时期的古镇了。然而,现实的时尚人群又提醒我,我们不是走在七十三年前的古城,而是走在今日文化创新的古城了。

我们住宿的地方叫做台城万府酒店,又名扶风堂。前者与山西的一个姓万的晋商有关,后者原以为与陕西扶风县有关,一问店主,根本不着边。我问店主“扶风”怎么讲,女店主支吾半天说不出。我说,人来到世上,小时候靠父母扶着长大,等长大步入社会,就只有扶着风靠自己行走了。我把这个心得说与朋友听,大家说有道理。不过还有补充,那就是朋友的友谊要重长久,最好不要一阵风。



秋晨

王国红 摄

温泉最集中的地方是城西南的黄瓜箐、澡塘河谷。那年春天,我走进澡塘河谷,穿过一丛丛野樱花、山桃花、梨花、杜鹃花、野芭蕉林、松林,远远就能听到被人称为“蛤蟆嘴泉”的吐水声,以及从“狮子头泉”泻下的复大水流声。那块呈跳跃状的蛤蟆石与狂吐热泉的石狮子头呈对峙状,两个山中精灵似乎都想在这里称霸,谁也不肯示弱;它们日复一年地在相互比赛着谁喷出的热泉有气势。蛤蟆泉憋足气每隔二三秒“呼呼”吐出一柱九十摄氏、一米多高的热泉,狮子头泉则仰头朝天呼啸着泻下热腾腾的

前,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段颇为神奇的故事,吸引着我也想接触那散发着神秘色彩的“柱状节理”。那天,我们顺着黑鱼河走了一段山路,又沿着开有许多白色、红色杜鹃花的山谷往下走了近一个小时,见到一座高悬于山谷间的木制吊桥;过了桥正觉得腿脚有些酸痛,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根根直插江底,伸向云天的铅灰色木桩;朋友告诉我,那就是“柱状节理”,当地人又称“神柱、神助”。

春季的龙川江,江水平缓清澈,河床里的鹅卵石清晰可见,颇有“水清石瘦”状。我们沿江而上,看到的“柱状节理”也就越来越多,一

堆堆,一排排,像一个庞大的木料场布满于江两岸,堆放得满山满谷,令我震撼。这是枯水季节,江心露出大大小小的礁石,可踩着去到对岸那有很多“柱状节理”的山壁上。我看到一群人已赶到江那边,高高举起手去摸那些“柱状节理”。

他们的这一举动,让我又想起了朋友给我讲的一件具有神奇色彩的故事。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海外一位九十七岁的华侨专程来到腾冲瞻仰龙川江边的“柱状节理”。据说,他曾梦见一根根六楞形的奇异石柱,梦中还有人提示他:如果能找到这石柱摸一摸,就能活到一百岁以上。梦醒后,他多方打听、寻觅,终于获得一张腾冲龙川江上“柱状节理”的照片,这些石柱和他梦中所见一模一样,这使他又惊讶又感佩神的提示。便不顾旅途的辛劳对高龄老人的不便,赶来腾冲,在龙川江山谷摸到了梦中间过的“石柱”。

七年过去,他已经一百零三岁了,不仅身心健康还精力充沛地工作着,真的是龙川江上的“神柱”赋予了他“神气”吗?

峡谷中的云雾时聚时散,耸立于云天的“柱状节理”,更显得神奇、迷幻。我把手放到神柱上,好坚硬,顿时一种具有神奇潜力的感觉传向全身,脑海中闪现出“毅力、勤奋”,也让我们经常想踏上这块有着神助的福地。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有许多不足,还有许多事情和问题,没有做好和解决好,但是它的巨大历史功勋和影响,却是无法抹杀和不容低估的。

辛亥革命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完全不同于往昔所有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歷史事件,它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给后来的革命者寻求救国之路提供了教训和经验。因此,真实书写和讴歌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就成了有良知有实力作家的历史责任。可惜过去或因史料不足或因才力不及,有意对“辛亥革命”这一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只能是零打碎敲地写些侧面,全景式的反映这个壮阔历史事件作品并不多见。

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和天津电视台联合出品,由著名作家王朝柱编剧的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正是以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志士的革命活动为主线,第一次在屏幕上真实再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使读者和观众读懂了“辛亥革命”,加深了对于现今中国所走道路的理解。《辛亥革命》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电视剧,史料真实,艺术完美,气势豪壮,人物丰满,结构严谨,有张有弛,既反映出这场恢宏壮丽革命气势,又展现出那代革命者的多种性格。把一部纯粹以男人为主的戏,表现得如此有英雄气有文人味儿,实在是难能可贵。《辛亥革命》可谓一部生动的荧屏历史教科书,即使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都有着深

刻的启示作用,可以从中学取滋补理想信念的营养。

《辛亥革命》电视剧的成功,除了剧作者提供的好本子,还得益于出品者的眼光与魄力,得益于导演和演员的优秀。这是由集体智慧、劳动创作出来的一部优秀作品。戏剧界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好本子

可以出好演员,好演员可以托好剧本。《辛亥革命》的三位主演马少骅、张秋歌和姚居德,尽管早已被广大观众所熟悉,但是通过《辛亥革命》电视剧的演出,他们的知名度又得到进一步提升,因为剧本提供的表演空间既开阔又扎实,使得这三位优秀演员的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像饰演庆亲王的郑天庸先生,本是一位优秀的话剧演员,在《辛亥革命》中的表演也很精彩。马小伟一改过去的戏路,把章大炎演得活灵活现,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其他如饰演邹容、秋瑾、陈天华的演员,尽管戏份不是很多,但是依然让人过目不忘。

这部电视剧有些场景非常感人,我一边看着一边流泪,比如七十二烈士英勇献身那个场景,如同一面青铜雕塑的英雄群像,在如注的大雨中巍然屹立,让人感动让人深思让人久久难忘。这种巨大艺术魅力,好像是信手拈来,其实是创作者的激情喷发。诸如此类的场景还有一些,无不表现出全体创作者,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时投入的理想、信念和激情。总之,《辛亥革命》创作的成功,标志着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又攀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名家新作

## 与苍野对歌

——写给一位草根歌手

徐化源

—

与苍野对歌,同鸡鸣和鸣。境困而执着,无助而欢乐。岁月无痕,却镌刻下他无悔的足迹。时光苦短,他却独辟出充足的艺术空间。简陋的小院,关不住他嘹亮的歌声。拮据的生活,改变不了他对音乐的痴念。倔强与坚守中,他汲取大地的营养。淳朴与憨厚里,他积淀着艺术的力量。

二

机遇之门终于为有备者而洞开,三十年的梦想,一夜间绚烂绽放!梦中五彩的舞台,为他而奏响乐章;心中崇拜的偶像,分明在为他褒奖。突然的掌声,

让他无措与彷徨。然而,梦想的舞台就在脚下,期待的目光就在前方。得与失、苦与乐、悲与伤,故乡恋、儿女情、家国情,他终可尽情地抒放!

三

台上不惑憨态,台下却泪水盈襟,含泪在笑、含泪在听!问泪水何来?来自对不屈人生的感动,来自对不懈求索的颂扬!我们感谢这全新的世界,让草根明星能不断出新。我们感谢这多元的视角,催生出生如此不凡的乡土偶像。艺术的殿堂,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地方。只要理想不灭,绚丽的舞台同样有你的辉煌!这,就是齐鲁农民的代表,更是家乡殷切的期盼。靠实力叫板,用真情和弦,不丢“布衣”本色,走红更要走远!

